芝峯類說 十五之十六

芝峯類說卷十五

人物部

聖賢

荀子非相篇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必有所稽而云按子弓史記謂馯臂子弓論語逸民朱張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也陳師道曰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韓昌黎曰荀子之書語聖人必曰仲尼子弓此也

周初聖君有文王武王聖臣有周召太公又散有三

仁之外有伯夷叔齊所謂於斯為盛者也

王充論衡曰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遺書曰有一男子自云秦皇上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皇果至沙丘而亡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論春秋著傳記余謂中庸曰至誠前知即此也但遺書所言不見經傳而始出於王充何也

韓昌黎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又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程伊川以為有見識余謂退之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此乃昌黎獨得之見而先儒不曾拈出

而許之何歟

王弇州曰顏子之勝孟子氣質也孟子有無師之智

有立統之功此乃弇州獨見之言

師友

說郛曰子者男子通稱而聖賢例稱子孔子復號夫

子者以嘗為魯大夫故曰子連官尊稱耳列子

書稱子列子墨子書稱子墨子朱子亦稱程子為

子程子蓋尊師之義也

韓昌黎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

為莊周陳師道云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

於子貢未知孰是

文中子十五為人師王孝逸先達之傲者而白首北面房杜魏薛皆出其門必有大過人者矣前朝時李齊賢十五登進士人皆稱益齋而不名其材學之夙成亦可知已按朱子曰王通死時只三十餘歲云

韓退之從師說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乃不相師以謂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此傷時之辭也在唐世已然況今日乎今癡騃之童不辨魚魯而視先生長者蔑如從師受學為恥

粗解舉子業則自以爲是貿貿憒憒全昧向方不
復知有爲己之學世道若此非細故也
李仲虎字風后號履素齋 中宙朝人也當己卯士
禍之後以師道爲己任摳衣受業者日數百人及
仁廟賓天遂卒其門徒哭于闕門外 即歸老于鄉是後
以教導名者有金謹恭朴枝華俞住朴洲而金則
童蒙訓導之任只爲蔭仕之階梯小無實效可
勝歎哉
小說曰博奕之交不日飮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
年唯道義之交可以終身誠哉言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前輩相處必以過失相規以道義相勉吾猶及見之自時習一變以言為諱朋友之際亦無規諫之風嗚呼古道今不可復矣

君子

晉杜夷曰玉以名辯白以黑貽故醜好相形余謂小人之惡君子以其辯於已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以德充為貴身安為富常泰無不足余見世之人以位高為貴財多為富戚戚常若不足何也夫君子所貴者道道足於已而体為之胖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此孟子所謂天

爵而大學比之潤屋者也

邵子曰上好德則民好正上好佞則民好邪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而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而難其為君子盖難為小人言為小人者難肆其惡難為君子言為君子者難行其道也

朱子曰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知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如龍虎麟鳳磊磊落落無纖

芥可棄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蚯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余謂觀乎此言則君子小人只在剛柔明暗之分而邪正之辨亦較然矣

君子小人只在義利之分而世間一種人周旋於二者之間欲為家而嘗牽於利欲為利而又不能去家屈曲遷就書盡機閑雖不可謂無狀小人亦豈得為立脚君子乎況出入二者之間而畢竟為利所勝不免小人之歸者多矣可不戒哉

或言彘小人者莫如君子世咎其失言夫君子在位

則小人屛退含憤畜險懟抑未伸其下愛也甚矣
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謂君子之愛小人非過也彼
小人者不知其愛己也一朝得志則反以君子爲讐賁
推衆勢肆行威福必至於破家亡身而後已小人
之不自愛亦甚矣然則愛小人者孰有加於君子
乎或者之言信矣

小人

陰屈於陽抗則凶矣夫臣之於君婦之於夫東狄之
於中國小人之於君子猶陰之與陽宜屈而不宜抗
抗之則悖而爲變

筆記曰堯之四凶今之奸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不能古與今交相勝耳斯言是矣甞所謂能之者非特能之而已不能者非特不能而已亦古今世道之變也

治世者君子之幸而亦小人之不幸亂世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小人之遇治世不得行其志以爲不幸而其遇亂世志滿氣得專權怙寵不至於破國亡身則不止其所謂幸者乃其所大不幸也然則治世者固君子之幸而亦小人之幸亂世者固君子之不幸而亦小人之不幸也嗚呼小人者毋

以遇亂世爲幸則幸矣

靜菴先生曰大抵常人其心果善則必思慕善人而欲見之其心不善則其遇善人必畏縮而不喜相見余謂斯言信矣然其不善之中其柔弱者則畏之而其强忍者必忌之以畏忌者之心安得不加害於君子乎爲君子者其能免小人之禍難矣

唐史言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眞西山言林甫心迹盡於此矣余謂自古奸臣大都如此豈

獨林甫乎哉

蘇東坡子過范淳父子温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成妻死以母禮襄經而往按師成宦者也以二人之子而如此可謂不肖矣

稗史言宋張說為翰林承旨士之無恥者皆趍之時王質沈瀛二人皆有聲譽每以諂說為戒一日質潛詣說瀛已先在相覩愕然以此清議鄙之云矣権奸柄國日久則風聲所漸擧世同趍其不為二人者幾希

南袞既構害士林自知得罪於萬世恐其文章尚

重爲人僇辱臨終悉取私稿焚之其爲沒後計亦巧矣然今見其一二詩文則似未盡善宋頤菴其外孫也嘗曰外王父之文不甚好何以得名於當世云

己卯黨籍類詳悉然謂之黨籍則未穩改己卯諸賢錄可也如鄭順朋亦在於錄中豈所謂前貞後黷者耶噫黨籍存而諸賢之名以之不朽至於袞貞之肝肺呈露無餘使覽之者爭指而唾罵至于今如一日姦賊之徒宜可以小懲矣

南袞爲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尤模寫如

畫可謂曲盡其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肝誰
得似不知身住傳中人
漁樵閑話曰舉世有不為倀鬼者幾希苟於進取以
速利掠求為鷹犬獵指呼馳奸走偽惟役於他人
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有類妾婦及既得之張
皇毒螫殘人害物一朝失職則愴惶竄逐不知
死所然竟不悟其所使往往尚懷悲感之意哀
哉按倀鬼者虎食之人為虎役使者也此言可謂
極盡其情狀矣

人才

古人曰草木之精秀者英獸之拔群者雄張良是
英韓信是雄劉孔才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
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又曰才過
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
中黃子曰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德
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公人忠人信人義
人禮人次五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衆人
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
馬也余謂聖人之上又有四等人云者乃莊
子素問諸家之說也

蜀至秦時始通中國而人才亦多漢有嚴君平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唐有袁天綱陳子昂李白宋有范
鎮三蘇又婦人有謝自然花蕊夫人 如卓文君薛
濤亦才女也

謝安四歲風神秀徹歐陽脩四歲讀書李白五歲誦
六甲陸雲六歲與兄機齊名陸績六歲懷橘李賀
七歲賦高軒過晏殊七歲善屬文賈黃中七歲神
童及第劉晏八歲獻頌揚烏九歲與玄文馬遷十
歲誦古文謝惠連十歲屬文楊億十一歲召對賦
五篇為秘書正字甘羅十二為秦上卿任延十二

明詩易春秋號聖童東方朔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王勃十三作滕王閣序黄憲十四人謂師表邢敦夫十四作明妃引陳蕃十五居室不治元稹十五擢明經東方朔十六誦二十二萬言錢希白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賈誼十八為博士子奇十八為齊東阿守霍去病十八為嫖姚校尉朱子十九作遠遊篇陸機二十作文賦陸遜二十一始仕幕府蘇子瞻二十二登科程明道二十三作定性書鄧禹二十四拜司徒周瑜二十四授建威中郎嚴武二十四鎮蜀王儉二十九為僕射

廉希憲三十為平章政事張俊三十一為元樞潘岳三十二始見二毛王溥范宗尹三十二拜相古之名人早達者蓋多矣

李唐時黑齒常之王思禮王毛仲高仙芝皆東韓人而顯重當世垂名於竹帛崔致遠亦以文章感動一時豈爾時規模濶大而然耶胡元時我國文人中科入仕者甚多而牧隱父子為翰林學士最有名

新羅之有金生猶晉之有王羲之也高麗之有李奎報猶宋之有蘇子瞻也有鄭夢周猶宋之有文天祥也本朝之有六臣亦猶皇明之有方孝孺諸人

也

我朝人才至 宣祖大王朝可謂盛矣如崔簡易岦之文韓石峯濩之書金醉眠禔之畫皆間世才也至於良將若李舜臣郭再祐死節若趙憲金千鎰宋象賢亦皆無愧於古人豈非二百年培養之遺澤歟

松京爲五百年故都而人物亦多出近時韓濩之墨妙車天輅之文章皆此中人也須世有眞娘者羨容色善琴歌能詩詞亦娼女中之特出者也眞娘嘗曰松都有三絶其一朴淵瀑布其二花潭先生

其三即我也

尹判書鉉號菊磵平生懶不事事嘗曰世間無才爲第一作木鴈說以見志公以文才選讀書堂以通政仍帶然其集中詩文少可稱誦者後爲戶曹判書綜理精密無能繼之者盖其才吏勝於文矣

節義

蘇武在匈奴迫頸受刃置生死於度外而猶且齧雪與氈毛娶胡婦生子以武之忠節於食與色若此何也豈所欲有甚於生者耶

宋在崖山以舟爲國盖百官士卒具焉及陸秀夫負

帝入海從而溺死者六七萬人是皆忠義人也田
横之五百士蓋少矣自古國亡未有如此者其得
脫而走安南者亦多云
宋亡陳宜中入暹羅不返其隱居終身不仕于元者
如殷澄許月卿卲桂馬端臨張山翁謝國光等姓
名可考者數十人許魯齋吳草廬以大儒而出處
大節未免後世之議吁可惜哉
按唐太宗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
主材蓋蘇文之亂城守不服云蓋其城主忠義大
節已著聞於天下矣及其班師登城拜辭則亦識

禮之君子也噫以偏方而有如此魁傑之士豈不
偉哉史失其名惜哉或言安市城主名陽春出古
記云
權陽村詩註郭狀元麟以書狀官使日本不返其墳
在日本草皆西向而生其孫忠守作求墓亭云按
麗史忠烈王時遣監察御史金有成直文翰署郭
麟宣諭日本日本嘗憾其東征遂拘留不還
麗末有金澍者善山人 恭讓王時以禮曹典書奉使
中朝回到境上聞我 太祖革命還入中朝不知
所終今其後裔多在善山地 中廟朝相臣金應

箕亦其後也頃年中朝福建人許惟誠出來自言金尉之外裔問其系貫及子孫有無而譯官不能答云

權節者膂力絶人與南怡一時齊名 光廟在潛邸聞之臨其第密諭大事節佯聾不應遂爲韜晦之術托以病狂終身不仕可謂不負其名者矣耶著有栗亭亂稿李栗谷爲之序

鄭丞旨誠謹燕山朝以忠孝畫禍子舟臣梅臣及梅臣之子允麟元麒元麟之子孝成俱以孝行旌门凡四世而旌表者六古未嘗有也世謂鄭家爲孝門李安訥詩曰一門忠孝六旌閭是也

趙憲金浦人出自寒微力學登科躬耕養母每以國事為憂汲汲如狂前後上疏指陳時政者累千萬言時倭使玄蘇等求和憲抗章請斬玄蘇平義智頭懸之藁街人目以狂妄至壬辰議者悔不用其謀且善天文一日聞東南有大聲如雷泣謂人曰此名天鼓倭衆今渡海矣其言果驗聞亂即聚兵傳檄討賊遠近鄉曲應慕竟赴敵死同死者七百人盖性抜忠義者也

高敬命號霽峯光州人壬辰家居聞倭寇至列邑望風慷慨發憤傳檄遠近聚兵討錦山之賊戰敗與子

因厚死焉其長子後厚誓復父讐倡義起兵拒賊于
晉州城陷而死父子三人同死國事古今無二嗚呼烈哉
宋象賢壬辰爲東萊府使倭寇迫城知不可守手題
扇面曰孤城月暈大鎭不救君臣義重父子恩輕
付家奴歸報其親及城陷冠帶踞床賊欲曳下象
賢罵曰交鄰有道我不負汝汝何至此賊大怒殺
之瘞尸城東竪木以識其處後賊與語被擄者曰爾
國忠臣惟東萊府使一人而已
統制使李舜臣壬辰督率舟師遮截海中累破倭
舡擒斬無筭賊畏之再不敢由水路而西使兩湖得

全以底恢復皆其力也戊戌九月倭賊將遁去舜臣
曰不可使此賊全師而歸 進戰於海上焼舡大捷
賊退而舜臣中丸死矣邉民莫不號慟後立祠于
順天水營 賜額忠愍每歲三九月上旬降香行祀
郡守趙宗道咸安人壬辰倭變以書生擧義討賊丁
酉入黃石山城禦賊軍潰而死甞有詩云崆峒山
外生雖樂巡遠城中死亦榮盖其素定如此
年豊者金泉驛奴也壬辰倭變余以原任吏部郎差
防禦從事官赴嶺南時賊勢充斥吏卒之從行者
擧皆逃散獨豊持駟騎隨余不暫舍一日露宿田

間距賊屯甚近軍中夜驚人馬崩潰豊急扶余上
馬得免蹂躪又在金山村舍余卧未起不意賊突
至相去不十步豊遽促騎纔入後谷見賊挺刃追
趕者無數如是者非一再到雲峯聞都城不守余
與同行將士西向慟哭豊亦哭甚悲偕三道兵陣
于水原之境暨奔北賊幾及背賴豊鞭馬出泥淖
中獲脫其秋達義州　行在旋以御史赴咸鏡北
道余謂豊曰爾辛苦甚矣不可又入不毛之地盡
留此以待余還豊曰吾不可獨後堅請偕往至翌
年癸巳京城賊退豊始辭歸到家見其母無恙悲其

妻服喪以爲死久矣及相見疑其鬼焉其明年豊又來見余于洛下去未幾死夫自嶺南至義州又轉而北道跋涉幾萬里出入賊藪迫於危殆者數矣賊逼則豊終日瞭望或達曙不眠常鞴馬以俟之夜遇險阻則豊用右手扼馬左手扶余身俯仰下上以防顚墜凡周旋擁護出於至誠未嘗少懈方在嶺南時去家數十里之近不聞其母妻之存没而了無去意當奔避之際左右腹背皆賊也决知其朝暮必死而終始不去往往絶糧或竟日不得食困頓甚矣而不一出慍語人有問何以不去

豊輒曰我非不能去顧有所不忍耳噫余於豊非素相識也非有恩威可驅使也乃一朝卒遇而得之抑豊賤隷爾非知有士君子之行又非矯情要譽以取祿仕者也而能若此其可尚已當是時奴而棄主子而後親者滔滔也至於官守之臣或有偷生鼠竄顧戀妻子而忘君背國者雖衣冠儼然可畏其視此人何如也豊時年二十為人謹默而多質

烈女

萬曆壬辰倭変時避亂士女至滏波渡爭舟指可掬

矣有一婦人從女奴而至不得登舟舟人挽其手欲上之婦人大哭曰吾手辱於汝手吾何生為即投水而死其女奴哭曰吾主已投吾何忍獨生亦赴水死嗚呼烈哉爾時搶攘中若此者何限而罕有聞於世者或聞之而又不知為誰甚惜也

壬辰之變有一處女遇倭奔竄失其父母兄弟隱伏林藪中有老僧過而見之女飢餓已累日矣氣息奄奄僧哀之請歸寺調歠女不肯僧乃還寺炊飯往饋之則女又不肯食僧置飯其傍而去數日往見之女已死矣飯則不嘗一匙焉其女之貞潔守義

臨死不苟非尋常兒女子所辨而湮沒不傳可恨
壬辰倭亂婦女之守節死者多至不可紀而孝子次
之忠臣又次之然其表表可稱者亦無幾矣噫士
子平日讀書講義理孰不曰我丈夫也而臨危授
命則反居婦人下顏不厚乎

有士人卜得新妾一日自外入覺其眉睫有啼泣狀
詰之不肯吐實問女奴對曰娘子粧奩間置白髮
一塊俟主不在輒開視啼泣云始知其妾之前夫
乃老人也士人惻然亟出之

柳議政灌乙巳被罪鄭順朋構以謀逆圖錄僞勳灌

家屬及臧獲並沒爲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年僅十四五聰慧絶人鄭甚加憐愛衣服飲食視子女甲又先意迎合隨事盡誠每遇舊主則必詈辱之曰彼嘗遇我少恩我以此報之鄭愈信之不疑一日甲匿其寶器鄭詰甲甲涕泣言曰自吾來此衣主公之衣食主公之食恩遇無比何苦而爲穿窬之事乎鄭疑而釋之甲曾與其少奴通乃謂其奴曰主若責我我不耐楚毒將引汝爲證奴大懼曰爲之奈何甲因曰吾欲禳之須覓新死者支體來奴依其言斫得疫死人一臂與之甲諂納于順朋

枕囊中未久順朋薨遂殞死厥後鄭家覺而按之甲即罵曰爾殺吾主即吾讐也吾欲死之久矣吾今報讐知死所矣尚何問哉竟死噫女也賤也賤女而有烈丈夫心其可敬也已其不可泯也已

婦人

吳越春秋曰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縠教以行步三年而獻於吳會稽有東施家西施家姓施而在西故曰西施又寰宇記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云此以西施鄭旦爲二女矣但吳越春秋謂得

於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云則鄭旦似是施家主嫗之名而鬻薪之女亦指鄭旦也寰宇記之言恐非矣女子封侯者漢許負呂須嫂女侍中者魏元乂妻胡氏女尚書者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為之女學士者唐德宗朝宋氏五女若莘若昭若華若倫若憲女博士者宋孝武朝韓蘭英女校書者薛濤女進士者宋林妙玉以女童應試執政者齊陸太妃掌制者唐上官婉兒女史者漢曹大家主兵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詐為男者齊楊州録事妻逞唐昭儀軍兵馬使石氏朔方兵馬使孟氏司户參軍黄崇嘏又宛委餘編曰

陳女白頸鴉爲契丹將軍侍夫數十人尤可駭也
婦人雄猛者古有徵則孫夫人洗氏楊六娘而麗末
紅巾賊時有一賊將最驍勇用菖蒲劒左右厮殺
人莫敢敵一日索水盥洗鳳山人以盆盛沸湯沃
其面殺之乃婦人也其菖蒲劒舊在元虎變家劒
柄用人革裹之十爪俱存云未知亂後尚無恙否
蜀有二花蘂夫人一王建妾徐氏一孟昶妃費氏能詩
工樂府及蜀亡入宋宋祖亦惑之嘗造毒爲患不能
遂太宗在晋邸數諫不納一日從獵苑中花蘂在側太
宗引弓擬走獸忽回射夫人中箭死此事出小說

陳子昂有郭公姬薛氏墓誌曰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金王有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父承冲與金仁問高宗時入唐姬幼有玉色歸郭公以卒云云郭公蓋元振金王即新羅王也但東明乃高句麗而謂新羅爲東明國則謬矣

弇州別集曰永樂中權貴妃任順妃李婕妤崔夫人皆朝鮮所貢女又曰權貴妃父光祿卿永均任順妃父鴻臚卿添年李昭儀父光祿少卿文命呂婕妤父光祿少卿貴眞崔夫人父鴻臚少卿得霏皆朝鮮人雖貴至列卿而尚居朝鮮至宣德中永均以

詐聞賜白金米布按永樂六年以帝勅選權執中女任添年女李文命女呂貴眞女崔得霏女送進又永樂七年光祿卿權永均赴京回還永均乃權氏兄也又洪熙元年帝遣尚寶監金蒲賜祭權氏兄永均而弇州以為權貴妃父謬矣

戚宦

自古外戚如漢之呂產呂祿霍禹上官安王莽竇憲鄧隲閻顯梁冀何進唐之武三思楊國忠宋之韓侂胄賈似道閹宦如秦之趙高漢之弘恭石顯曹節張讓黃皓唐之李輔國程元振田令孜宋之童

貫權臣如秦之李斯漢之董卓唐之李林甫元載
盧杞宋之蔡京王黼秦檜或誅或竄皆破家亡身
而後已唯漢之陰馬二族以謹愼得全竇武長孫
無忌之忠賢亦皆不免李林甫秦檜身則幸免而
或斲棺或無後以至高麗及本朝權奸之得全其
身者亦尠矣世之明智之士尙監玆哉

宦官謂之閹人亦曰椓人椓說文去陰之刑也亦曰
火者盖謂腐刑也亦曰凈身謂自宮者也史記漢
石顯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唐高力士李輔國皆
娶妻弇山別集曰成化中御馬監龍閩娶故南都

侯方瑛妾為妻蓋宦官之有妻古矣今宦者無不娶妻至有畜妾者異矣

性行部

善惡

傳曰善不積無以成名惡不積無以滅身余謂善積則不唯成名而福流於子孫惡積則不唯滅身而禍及於宗族此理之必然世之人宜無不知而從古以來為善者少為惡者多獨何心哉

邵子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余謂善者陽也

善積而陽盛則人氣勝故人不畏鬼而鬼自畏之
惡者陰也惡積而陰盛則鬼氣勝故雖人亦鬼鬼豈畏哉
東坡志林曰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以此言
之高蹈遠引者人中之鳳凰嗜進難退者人中之
烏鳶觀乎出處去就之以定之矣
余觀於鳥鸞鳳貴而鴟鴞賤於獸麒麟寡而犬豕衆
於草木芝桂鮮而荊棘夥且惡草根大而枝葉茂
盛鋤去而復生美草根小而枝葉扶疎培養而難
遂蓋天壤之間粹氣微而雜氣旺濁氣強而清氣
弱故得氣之雜且濁者強旺而多壽得氣之清且

粹者微弱而多夭無壯爭從古以來善人少而惡人多君子楬而小人勝治日短而亂時長也人有不幸而得清粹之氣多者宜知所以保惜之哉

廉潔

昔元德秀阻雨而餧死陳無已却衣而凍死噫世有老盜富貴終身而二子之德之才不免寒餓君子以是疑于天道焉

夏亭柳政丞寬初名觀余外五代祖也與黃喜許稠並相　世宗朝以清白鳴世卜宅于興仁門外為草屋數間雨則持傘以承其漏謂夫人曰無雨傘

家何以為之事見筆苑雜記嘗書一日 上出華
見公宅居無藩垣命繕工官負就其居乘夜排籬
盖 上以 公清白知之則必辭故也翌朝公始知
之詣闕謝且辭 上不許後公之子判書季甸治
第頗高大公大驚即令截而改之至今人傳以為
美談先君曰公舊居而葺之客笑其朴陋先君輒
曰此亦比雨傘則侈矣聞者悅服余有詩曰夏亭
遺址洛城隅清白家傳也到吾安得傘周千萬里
盡遮天下不沾濡
趙參判元紀靜菴先生之叔父也以清白褒陞嘉善

至資憲 中廟下教政府曰廷臣有清節素著至
老不衰為衆信服者啓之乃以元紀應命即超階
崇政以奬之同時有宋判府欽清素恬退與元紀
齊名亦累階一品其激礪培養之意可謂盛矣或
言宋公精於數學今命書之行世者乃其所著云
李判書友直性廉潔不事營為惟日飮無何客有言
及世事者輒以何関答之鄭松江為挽詞曰萬事
何関客惟知酒有無

儉約

洪默齋彥弼家法甚嚴子領議政暹為承旨時猶必

日課所讀子婿雖通顯每候門屛悉去呵辟而後敢進初度日子弟欲以歌管佐酒公曰吾忝據崇高恒懔戒慎敢當聲伎之娛乎其儉約如此

余少時及見先君自奉甚約平居待客常著布衣雖朝服未嘗有綾絹之飾及長從仕槐院見許多提調中唯黃逢戍尹卓然著匹段搭胡餘無有焉今則緣陞堂上者表裏皆著緞段或用白紋段爲襦裙至於市井下賤服餙之華靡罔有紀極蓋自東方以來奢侈之風莫甚於今日若使賈誼復生豈但流涕太息而已乎

恬退

黃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余謂士不可一日無此心士而無此心則為富貴利達所動而必不能輕為去就然則有此心者仕而隱者也無此心者隱而仕者也

避暑録曰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厚善而不黨於稹僧孺為裴晉公所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余謂樂天既退

於世間事宜若泒脫而以聲色宴飲自娛盖不能忘閑而猶有待於物者歟

明揚守陳性恬淡居五品十六年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守陳謝曰吾猶娶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余見士大夫盛年稍知自厲而晩節操守不堅變其初志爲河間之所笑者比若守陳者可不謂賢乎

李知樞賢輔禮安人嘗按嶺南以本道親舊所在一開私謁之門政法必由以壞乃峻立其防子弟親戚無敢伺候於公館者年踰七十以户曹叅判退

老于鄉　中仁明廟嘉其恬退累陞至崇政年八十九而卒

金河西麟厚長城人文章富贍少時館課七夕賦第一名聲籍甚　仁廟在東宮為侍講院說書以修撰為親老乞外補玉果縣監　仁廟陞遐後退居不仕每值　仁廟忌辰必入深山痛哭終日所著詩文行于世

朴思庵儀容義皆如氷玉詩亦清峭近唐為遠接使年僅四十五舉止端雅天使亟稱之為大提學時李退溪先生為提學公辭以年少學未成請以大

提學授李其　上即允之議者嘉其能讓既免相
退居京平絕意世事清苦一節老而彌卲近代大
臣進退終始如公者尠矣

陰德

陰德者陰有德於人之謂若有計較期待之心則便
非矣古人言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
此言然矣于公以治獄王翁孺以活人鄧禹以不
妄殺自謂吾後世必興是皆有意於期待而猶獲
陰報何歟延壽書曰陰德亦能延壽
高麗李行儉為刑部郎同僚逼於權勢屈訟之直者

行儉執不可會在告同僚即决之人有夢刹劍自天而下斷刑部官吏未幾皆暴病死行儉獨無恙後行儉官至直學士有孫公遂為益山府院君豈非陰德之報歟以此觀之凡在法行私以欺其心者必不免天刑宜可戒矣

昔黃相國喜微時行役憩于路上見田父駕二牛耕者問曰二牛何者為勝田父不對輟耕而至附耳細語曰此牛勝公恠之曰何以附耳相語田父曰雖畜物其心與人同也此勝則彼劣使牛聞之寧無不平之心乎公大悟遂不復言人長短云

奢侈

司馬溫公曰衣冠所以爲容也世人鬪人所尚而慕之非以耳視乎哉飮食所以適口也世人取果餌而刻鏤朱綠之非以目食乎哉余謂奢侈之害使人失其本心而爲耳目之役者如是豈不哀哉

宋徽宗出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人以爲太華蔡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恤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杯何足道哉余謂徽宗之言猶有不敢肆之意而小人之巧口迎合如此深可惡也

昔箕子有言彼爲象箸將爲玉杯玉杯乃帝王所

未用而今人或用之於宴會恬不為怪習俗之侈靡甚矣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呂不韋家僮萬人元雍六千人妓五百人石崇八百人羡婢千餘人楊素數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如程鄭之八百袁廣漢之九百不足之數也

何曾日食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元雍一食數萬錢杜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德裕一杯羹至二萬錢元載用食物碗器至三千事蔡京厨婢數百每殺鶉子千餘是知豪侈

之人其得令終者鮮矣

謝靈運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勝徐湛之園池伎樂之美冠絶一時門生千餘徐君蒨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有時載妓游行至弇州以爲文士得此亦是生天之福余聞弇州在時諸生侍左右者常數十百人輩金帛名馬求銘誌至者踵相接焉而於此猶有艶羨何也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以武人廢朝時官至正二品首倡反正之謀致位首揆自知功大位盛惟以樂飲速死爲意聲伎滿前窮歡日夜如是者數年壽僅

四十餘卒鄭湖陰少有文譽為承文正字因公事謁公公盛宴以待之湖陰出語人曰宰相當如此矣湖陰一生豪侈盖暴效其所為云

鄭湖陰别墅在興仁門外居處飲食窮極奢侈年八十一卒近代貴富之家無能及之者如寫字學官輩日夜聚會與同寢處疑事則使之考閱作詩則使之謄書公但安坐口授而已且公短於散文每遇製作使學官魚叔權代述故公之文無傳於世者云

貪齋

昔元載有胡椒八百斛世言其多而按　皇明正德間籍沒朱寧家財胡椒三千五百石餘物不可勝計可謂今勝於古矣

大觀齋記夢文謂卞季良言必搖頭輕躁無雙俞好仁長身古貌如尊者像云是其時代未遠必知其為人矣世傳春亭杏齋所得魚肉至臭腐不可食棄諸溝渠而不以與人其暴殄如此大觀齋乃沈義號也

失節

小說以元將張弘範為張世傑之兄按弘範至崖山

送書于世傑使降世傑不答以此觀之宜可信文彝乃文山之弟而仕于元夫以二子之忠義千百載之下猶足使人興起而不能感化同氣何也按元史弘範金降將張柔之子也

趙孟頫宋室之裔為元朝駙馬非特失節而已夫胡元主中夏萬古之大變有氣節者必不肯仕於其朝況以趙而婿於讐虜乎後人以詩嘲之曰王維詩畫鍾繇書又曰畫出苕溪似輞川其貶之宜矣但譏其失節而不及贅虜之罪似亦未盡

身形部

容貌

孔子為成湯之後而湯身長九尺孔子亦九尺六寸萇弘見孔子以為成湯之容體也亦異矣按衛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伍員長十尺眉間一尺桑維翰身短而面長一尺桓温面有七星蘇軾面有七黑子晏嬰淳于髡田文龔遂皆為人短小郭解嚴延年婁護李紳皆短小精悍此蓋以精悍為勝耳

傳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先儒云學者須要理會氣象所謂氣象者於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

不惟君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夭所由定也

相書曰河目海口食祿千鍾註目光明而不露口方正而不反貴顯食祿之相也河目海口者言有容訥而不及露也

朱丹溪曰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又曰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此就人禀氣而言非身形美惡之說也

古人曰貴賤視其眉目智慧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頷此則大綱說也唐一行曰相人

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主大槩忠孝仁義者吉人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不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若一行者善相人矣

按項王舉鼎拔山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秦烏獲夏育俱舉千鈞千鈞蓋三萬斤也商崇侯甪舉六百石重沙衞石蕃負沙一千二百斤此蓋一百二十石也余謂萬鈞當為三十萬斤此尤虛誕雖古之斤兩斗石與今不同而恐無是理且五丁乃

指力士五人非一人名也
古之肥重者安禄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
業千斤又伍子胥長一丈腰十圍巨無霸長一丈
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此其極也
佛語曰地水火風和合成人筋骨肌肉皆屬于地精
血津液皆屬于水呼吸温煖皆屬于火靈明活動
皆屬于風是以風止則氣絶火去則身冷水竭則
無血土散則身裂此所謂四大成形者也

心神

邵子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

正寢在心以此觀之心爲陽明之位神之所舍也乃人君南面主宰萬物之象故曰天君内經所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也

醫書云心竅方寸神明居焉蓋方寸者心之竅也徐庶所謂方寸地乃指心而言今人因此直以心爲方寸則未穩

道經曰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氣神譚景昇曰存三抱一者錬精化氣錬氣化神錬神合道象川翁曰精能生氣氣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此余謂三寶之中以精爲首是知精者又氣與神之

本也

外形

按人之孔竅氣血呼吸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有四肢以使十二節

又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邊耳目先衰地不滿東南故人之左邊手足先痺素問曰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亦一證也

古人云鼻中之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道家所謂玉洞雙開者也嘗見一老僧能以左右鼻出入息占知時刻不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而養生書云皂糊屏風可養目力養生書又云不食畜獸肝畜獸臨宰之時怨氣聚肝不宜於目明矣然本草云青羊肝牛肝猪肝兎肝明目爲說不同

張湛目疾方云損讀書減思慮專內視簡外觀朝晩起夜早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亦可延年今元斯文鐸少時用鯨油讀書患眼不見物醫言非針藥可治必須三年閉眼不開乃有效元依其言不出户三年始開眼可察秋毫云

按口上曰髭下曰承漿漿也頤下曰鬚在頰曰髯其上連髮曰鬢又上自頸項咽喉嗌脰胸臆膺膈中而脇腋肩臂肘腕手掌下至髖髀股膝腳脛足趾踝跟皆異名人之有身不自知者多矣

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王弇州曰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豈單竅乎余謂雙乳不在九竅之數弇州之言亦戲耳

毛髮

宛委餘編曰髻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女媧氏以竹爲笄堯以銅爲笄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晉永嘉間婦人束髮甚緩被於額角過於耳太元中婦人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今我國婦人之有假首蓋出於此

古者小兒胎髮必剃故曆書有剃頭吉日又有丁不剃頭之文古諺曰小兒不剃頭則腹痛是也

隋書曰高麗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董越賦所謂女鬟擁耳不見佩璫是也習俗之成蓋久

矣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二子皆封郡王亦異矣

夢寐

酉陽雜俎曰瞽者無夢知夢者習也余謂莊子曰至人無夢然則瞽者為近於至人歟以其專內視絕思慮故能不夢也歟雜俎又曰愚者少夢則不獨至人為然

楊慎曰武丁嘗居民間已知傅說之賢矣一朝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

焉蓋商俗質而信鬼曰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成務之幾也余謂用術此言信有所見然未免以己之私心度聖人之心也按史記註黃帝夢大風吹塵垢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於是求得風后力牧云蓋古聖人以精會神能致交孚感應有如此者不可謂無是理也

小說宋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覺而韋妃報誕即高宗也人以為錢王轉世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異矣

魚變甲 太宗朝人將赴殿試大提學鄭以吾夢得

一詩云三級風雷魚變甲一春烔景馬希聲雖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名及榜出性元果變甲也人以為異

申光漢少時夢彩鳥飛入口自是才思日進及將典文衡又夢彩鳥入口此猶羅含夢吞五色鳥之類也華使張承憲時公為遠接使有唱和詩承憲大加稱賞翌年華使王鶴見公致辭曰覽皇華集張天使見歷多矣其為華使所服如此然張王二使皆非文章之士不足重也

鄭林塘嘗於夢中得夢隨魚鳥入江天之句後築亭

於東湖名曰夢賚亭有詩曰白首先朝老判書閑忙随分且安居漁翁報道春江暖未到花時薦鱖魚林塘後入相夢賚之稱似有徵矣

洪忍齋暹以吏曹佐郎被逮金吾受刑痛楚之中夢府門大闢羅將唱判府事入乃身由中門入坐廳上交椅諸吏俯伏行禮覺而異之後謫還爲判義禁府事所見一如夢中怪矣

丁二相應斗未第時紀夢詩曰曙色初開玉殿春位分龍虎夾階陳中官賜罷天厨醞浥露宮花滿首新逮登科一如所夢云

李栗谷少時夢入官府有吏點閱文簿問之則曰陽人壽命長短皆録於此焉與一句曰靡翁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世如靡翁之過山而所留者名耳公卒時春秋僅四十九

李完城憲國少時夢鄭文翼公光弼出二墨一與鄭林塘惟吉一與已後林塘與公官皆至左議政

嘉靖庚申人有夢兩鳳升空火燒其尾而上其年別試閔德鳳為第一具鳳齡第二丁熠第三萬曆甲申閔夢龍夢竹林中有虎騰躍乃提其尾果得捷未而朴篪為狀元異矣

余於甲辰秋連直巡廳夢為外任赴嶺海之間語音風土與京殊別覺後記以一絶曰豸直巡廳將龍驤副護軍無端中夜夢秋入嶺東雲翌年為安邊府使到官則所見一如所夢蓋人生行止莫不前定異哉

壬辰倭變 大駕西遷賊鋒充斥聲聞不通余自嶺南將赴義州行在所衝冒賊藪抵永平村舍七月初夜夢 主上御大明殿儀衛如平時縛倭子數十百人獻俘于庭以次誅戮訖百官列立拜賀余製中興詩以進覺後記得朝廷命令行千里李后

山河復九州一句即語于避亂人相與慰喜第未審所謂李后者到義州言及此事許公筬嗟訝良久曰李去一畫乃李字高麗時有此讖云後考東國史果有李無畫高麗亡之說明年癸巳國家恢復異哉

壬子春余在北京玉河館夜夢余登第入殿試爲狀元有人持試卷來糊封甚固迷豚敏求進而開拆乃策文也余作詩曰鳳有奇毛蔚鸞生三尾新儀見賀客蒲庭有一妓進酒問其名曰彩雲仙也覺而了了仍足成尾句曰彩雲仙獻酒歌舞蒲庭春

是秋㪅求以對策登魁科是其兆也奇毛二尾對語亦奇

余於夢中得句或一聯或一絶或律詩覺後了了記憶者多矣聯句如柳眠風外覺花信雨中傳又天開日月風雲筆地出蛟龍霧雨濤絶句如鼇頂移蓬島巴陵失洞庭欲乘鵬背去雙袖破青冥其鼇頂巴陵甚奇對也又我欲爲君斗極手斟天酒注生民陶然一世中和裏鼓舞羲皇萬古春又夢人授筆硯詩曰三條嶽武青黃色兩箇山精紫赤紋嶽武二字不知何義又赴京夢得絶句曰一代

風雲會千年禮樂新恩波萬里道花暖鳳城春留
錧五箇月至三月晦打發則花柳滿城正如一所夢
又少時夢沈政丞守慶呼韻仕風字詩曰無聲還
被有聲招颯爽初驚萬竅號夜向竹間偏淅瀝秋
生蘋末更蕭騷壠頭新麥看成浪山上長松聽作
濤曾入薫絃能觧愠願隨鵬翼控扶搖此等句語
甚異非平日所能道也近數年來雖或有夢多不
能省得豈非衰故歟
李判官厚根嘗言夢牡丹花盛開花片甚大而花上
皆書許宗二字是何祥耶余觧之曰是許宗姓名

者登第之兆也古詩云堪笑牡丹如許大不成一子謾空枝但恐其不成子矣未幾許佐郎寀得第而其子夭不復育嗣可怪

世傳鄭紹宗少時夢老翁書贈曰禹跡山川外虞庭鳥獸間至燕山甲子別舉殿試春閣梨園坊樂七言律詩紹宗忽思夢中句演成一聯云春濃禹跡山川外樂奏虞庭鳥獸間金慕齋爲考官以爲鬼神之語大加稱賞遂置上等云異矣

芝峯類說卷十六

語言部

雜說

宛委餘編云禹父化爲黃熊已亦化玄熊妻死而化爲石妾娶於天曰聖姑大抵不經之論然獨禹爲多故名神禹余意禹治水有神功又象物知神姦故名之恐非以不經之說也按神禹二字本出莊子又小說禹爲百神所畏故巫效之爲禹步云此亦所以爲神歟

古樂府註曰大王寢疾欲傳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

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為王採藥後大王卒奔喪
哭於門亦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謂太伯當
立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季歷作哀慕之歌云云
出吳越春秋等書

蘇子之論有曰武王非聖人使當時良史有如董狐
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噫甚
矣其言之也此後世非之武王之論所以作也

東坡志林云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此說是
李白詩曰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其見錯矣

小說載妲己乃狐精好食人精血故喜殺人此說不曾見經史蓋好事者杜撰以誑惑人也

稗海曰漢書最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博物志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乘之到天河云後人用作張騫事者誤矣然則杜詩乘槎斷消息無處問張騫失之矣

小說言漢趙過始爲牛耕前世蓋皆人耕也余謂長沮桀溺耦而耕是已然冉耕字伯牛則春秋時亦似用牛耕矣按東國史則新羅智證王時始用牛耕頃歲壬辰倭變後牛畜殆盡婦子力耕其功倍

苦舊傳讖說云十家共一牛九女仰一夫至是驗焉

古所謂龍陽君非女色也按古書慕容冲年十二有龍陽之姿苻堅幸之又五代謝彥顒以首面有寵註者面龍陽之色也

稗史言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云僖宗之事出於小說諸書而太宗伐契丹敗績從行宮嬪皆陷沒太 宗股中二箭歲々瘡發史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秘之也李牧隱貞觀行曰那知玄花落白羽謂唐太宗東征時被箭傷眼也此事雖

不載於諸史而牧隱遊學于元朝必詳聞其事而乃有云云必非孟浪語耳

稗史云趙啓令東海雙枯魚啖之二年不盡人皆如是寧有貪婪之恥乎俗謂安東有吝嗇者懸一魚于壁每飯望之而食此乃好事之說而與稗史所言相近矣

昔梁蕭察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唐元德秀年六十七不識女色而卒我朝齊安大君未嘗近侍妾竟以無嗣傳曰好色人之常情亦有不然者矣

唐崔湜年三十八執政常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

見之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按漫諂附謟右以致祿位可羞而不可羨也張乃艷慕如此亦可鄙矣

杜牧時號杜紫薇以其官稱之別於老杜也小說云杜牧有妾懷孕而出嫁杜筍生子即荀鶴也荀鶴朱梁初獻詩拜翰林學士而卒雖有小才其人不足道也

堯山堂外紀東坡南遷時一妾有娠不得偕徙出嫁孫氏比歸覓之則子生六七齡矣命名曰覿後官尚書即孫覿也余按覿乃名人若坡出則寧有子

歸姓之理乎且外紀以梁師成亦為東坡出朱子語類曰梁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云

宋為屬豬者以太祖太宗皆亥生故云晉為典午者按古書晉避其姓改司馬官名為典午後因之稱晉

金師粘沒喝亦曰粘罕粘罕以二帝諸宮北遷小說謂粘罕乃宋太祖後身至以囊痕為驗言甚無稽而續綱目傳下引此為說未知何據

陸放翁曰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余恐不然如所云

擧手謝時人擧手謝盧敖似與揖不同中朝人馬上則只擧手作揖李白詩高揖珊瑚鞭此也論語曰揖所與立衣前後襜如也周禮肅拜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揖撎是也推手曰揖引手曰撎然則揖與擧手異矣

宋太祖問群臣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皆莫能對王貽孫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則天時始拜而不跪以張建章渤海國記為證葉夢得石林燕語曰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然余按古樂府云好婦出迎客伸腰再拜

跪王建宮詞云一半走來齊跪拜朱子曰婦人之
拜在古亦跪但首不至地耳又按周天元令命婦
為男子拜云云

中朝婦人皆褁足杜樊川詩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
璃滑褁春雲是也格致彙書曰褁足始于妲己蓋
妲己狐精唯足未變故褁之因以成俗云恐未然
也

吹劒録曰日月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騷人墨客以
姮娥之說吟詠嘲弄極其褻狎云此語然矣近世
有以月荒命題試士盖月中有姮娥故也恐未穩

古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主視其所使此言積習所化也若瞽瞍之有舜舜之有商均非其常也

陸鴻漸問張志和孰為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並處未嘗小別何有往來余謂其言便覺胷中豁然無滯礙也

墨客揮犀曰仕宦有三難一統十萬之衆而為帥二為翰林學士三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然余見世之人有不揣其材之稱否而猥當重任者則亦無

難矣
丘瓊山以孔子封王及謚爲非禮作許衡不當仕元其言正矣至論秦檜於宋有再造功與夷虜和不爲無見岳飛未必能恢復詭怪亦甚矣
古人曰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豊儉爲悲戚奴僕視盛衰爲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矣此言雖似太過亦經驗世情之言
小說曰有鬻餅者每當爐謳歌人憐之貨以萬錢自是不聞謳歌問之則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復歌第城矣余見窮措大讀書一取滑則侈然自足

不復讀書遂盡廢其所業皆鬻餅者之類也噫

歐陽公言思索文字多在三上謂馬上厠上枕上也後人有詩曰詩從三上覓理向一中求此也余以為詩人吟咏多在三中謂醉中愁中病中也

山居四要曰凡卧歌詠大不詳世言夜卧喜歌者多夭盜以是也又曰夜行勿歌唱大呼嘗聞虎豹夜聽人唱聲追害之云故宜慎之

古人曰白晝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此言雖俚亦有理

許魯齋言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

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此語誠然可為使僕役之法也

弇州別集曰陶皇仲為福建按察使劾布政使薛大方貪墨偕召至京民為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已而陶果復任去地無皮言剥割之甚也

古人言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頃時相臣成希顏薦鄭光弼尚震薦李浚慶人謂有知人之鑑蓋以是歟

韓非周昌司馬相如揚雄鄧艾皆口吃盖不辨於口
而辨於心者也
萬曆己酉熊化天使出来時有一朝臣曰宜慎火及
天使入竟平壤城中失火燒廬舍千餘家大同門
樓亦燬開城府失火延爇数百家怪矣按南宋時
有熊至城下人言熊於字爲能火宜慎火果延燒
民舍十七八大明 孝宗皇帝時熊入京師西門
未幾城内在處有火災令所言盖見于此也
有婦人被盗入室計沒奈何匿床下指示家藏所在
以祈生賊遂不加害婦人於火光中用剪刀截取

賊衣裾翌日隣里皆來言使僕覘之有一人衣裾有缺處即捕以送之官並其餘黨戮之人服其有智畧

昔成侃成俔皆貌寢而有文譽一時諸公宴集必邀請為坐客故俗謂貌陋者為坐客出於此云

曺南冥云朝鮮以吏胥亡國可謂痛切至于今日吏胥之害滋甚為官者朝更暮遞席不暇暖而胥輩從少至老任事自若操縱伸縮專在其手非止絕簿書盜財物而已俗謂江流石不轉以此

我國之人有中朝所不及者四曰婦女守節曰賤人

執喪曰盲者能卜曰武士片箭也我國之產有中
朝所未有者四曰鏡面紙曰黃毛筆曰花紋席曰
羊角參也

俗諺

按越王句踐之句乃蠻俗發語辭如謂吳為句吳之
類又史記有吳王夫槪又夫差敗越于夫椒註
夫椒即今椒山云此夫字盖亦語辭

雲谷雜記曰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狀
云奉勅撰平淮西碑伏緣聖恩以碑本遺韓弘等
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

向

録異聞云〻人事之稱盖自唐已然矣
古語曰長安在西而東笑故謂向京爲西笑王荆公
送朱郎中迎母東歸詩曰彩衣東笑上歸船此盖
自京東歸故云
爾雅曰按酒下酒也梅聖俞詩多用之又唐李華文
曰所欲酒一盛果一器腒鱐佐飯而已今俗按酒
佐飯之稱盖久矣
唐教坊記曰教坊一小兒筋斗絶倫盖筋斗即今優
人倒立之戲也又朱子遊南岳聞長老化去詩曰
只麼虛空打筋斗未知何意竒高峯大外以爲昔

有一僧叅長老有契即觔斗而去語在傳燈録云
未審是否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飲食按長者二字多出佛
書如舍衛國有給孤獨長者斯訶條國有大富長
者是也俗謂富豪者為長者蓋出於此
俗謂長老為古佛稱人父親亦曰古佛乃尊親之辭
而未知所由按佛語瞿曇謂之古佛釋迦謂之文
佛蓋本於此
宋小說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今我國
人對尊者自稱小人蓋出於此按漢任尚代班超

謂趄曰小人猥承君後云云其說盖久矣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朝議以游士多無撿束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于學按行下二字本出唐史及陸宣公奏議而朱子大全中凡公移文字皆用此語其來盖久矣

歐陽公曰世言春寒秋熱老健三者終始不久長之物也今俗喜用此言盖本於歐矣

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按陸放翁云南朝謂北人曰傖父蜀人謂中原為虜虜子是也平時開西人謂唐人為虜雖甚無謂亦近於此

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又俗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余謂人有死而無可留之名有子而無可傳之業者獨奈何哉

清異錄曰俗以鬧花風為花韉扇潤花雨為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又以電為千里鏡月為千里燭其語新矣

宋王羣王言與乾飯夜睡着挑燈長當路放物奴婢相也余欲加之曰添油滿罯席歪喜書宴飽食即卧也

百家名書云帶子之人性多毒忽戚之恐招悔吝帶

子如瞎子鈌子跛子之類今俗言火者性急亦此
也
李義山雜纂曰措大解音聲則廢業婦人解詩則犯
物議奴解字則作過不如不解也此言政是
語云貴老為近親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同意今俗
乃有賤老者獨何心哉
今俗謂父曰阿父謂母曰阿㜷每疾痛則呼阿爺驚恐
則呼阿母此即古人所謂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
母之義也阿㜷二字出李長吉傳及崔致遠眞鑑碑
序蓋本唐語也

雜書云種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鶻生三子一為鴟鸛生三子一為鶴未知信否

酉陽雜俎曰見鵲巢上梁必貴又曰下頤無故屢搔當食異味西京雜記曰目瞤得酒食燈火得錢財按瞤動也與瞬同今之俗說蓋有所本矣

酉陽雜俎曰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為此云所謂付不履影蓋亦此意歟宋進士愛申有水中影詩余見之以為不祥果早殞

酉陽雜俎曰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今俗說本此

梅聖俞曰有人死浴斂畢其屍熱如火或謂不祥當有重喪未幾果驗去今俗言死者體柔則必有疊喪者蓋出於此

說郛曰夜卧以所眠草上抽一莖出長三寸鬼魅不敢來魘入田野中見鬼火以鞍兩鐙相叩作聲火即滅又曰以殭蚕拭馬唇內外即不咬人又曰賣宅之財買奴婢及生物並不利於人賣驢馬之財不聘婦令家耗不安

張華物類相感志曰取逃人衣裳井中垂運之則逃人自還以斷帶麻作線左繫之縫奴婢衣背一尺

六寸即無逃走之心本草曰取逃人髮於緯車上却轉之則迷亂不知所適云今俗以紙書逃人姓名貼梁上亦此類也

宋羅點曰自縊死者其下必有麩麥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則禍止麩麥炭或作浮炭又曰雷死者不可葬余嘗聞金九齡者客遊關西遇雷震死叢薊中途又震葬後又震理不可曉也

炙轂子曰罔象好食亡人肝腦而畏虎與栢故墓上樹栢墓前立虎又小說曰地中有物名蝹食死人腦以栢木穿其首則死故墓前植樹栢云語甚無

稽然其傳亦久矣
僧梵志詩曰本是屎尿袋強作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即此是寃家寃家猶俗言寃讐中朝人指所愛為寃家盖本於此
俗謂女人姸好㝡在三上三下盖摟上墻上馬上簾下燭下月下也
諺曰臨橋須下馬有路莫乘舡趙斯文應文平生行路遇橋輒下曉得末疾不便行步而猶必下馬其周慎如此
俗謂不觧屬詞者曰斷足聯句亦不得成此語有出

處昔一董儒學作聯句而不知格式乃成八字一句以示長者長者以為違格遂去其下一字故時謂斷足聯句此也

俗語曰强鐵去處雖秋如春人莫知其所謂聞諸鄉人之老則强鐵乃物名此物所在數里之內草木禾稼悉皆枯損故云按山海經曰蜚如牛行水則渴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韻府曰蜚害稼虫又蜮名蓋此類也

方言

小說曰舉重用力者先倡為號頭衆皆和之曰打號

今等土者呼為達苦盖打號聲訛而然也

小說曰天竺國謂酒為酥如我國以酒為酥兒也又
僧謂酒為般若湯非出釋典盖廋辭以避法戒耳

按胡語謂水為龍故中朝永平府有盧龍縣釋義曰
盧黑也謂黑水也然則所謂黑龍江盖亦以水而
名如黑水韎鞨是也

我國鄉語最不可觧者謂 御膳曰水刺謂內官曰
薛里以卑稱尊曰進賜以奴稱主曰上典且奴婢
收貢者謂之達化主此則因胡元達魯化赤而訛
傳云

女眞國號爲金者取其堅也胡語謂銀爲蒙古故元初以爲號我國畏金元故金姓不敢直呼如元從之元改以原字云然則獨於唐宋不諱何耶

俗釋君字曰尼音今此語本出新羅蓋新羅時以多齒爲賢嚙餅以試之推以爲君號尼師今按三國史於新羅稱君爲尼斯今中葉以後始稱某王者因其舊也

我國人號中朝爲唐蓋以唐之威令久行於天下故也如華語謂之漢語今我國衣服及器皿體制多襲唐舊聞中朝儒士呂英命言中原有蒙古兒古

種當作橦

服者知爾國器服皆唐制古朴可觀云

風土記曰真臘國以野人為奴婢俗呼為種國人相罵者一呼為種則嗔恨入骨蓋賤之也謂奴婢為種與我國方音同矣又曰其國多二形人十數成群云亦怪矣

按格致叢書蒙古謂腎曰卜兒又韻府群玉契丹謂河曰没里此則與我國俗音相同

胡語謂犢曰不花謂顏色美好者曰伯顏譯以漢語則與我國方音頗近或言胡人特畏痘疫故多以不花為名

杜詩諺解即　成廟朝儒臣曺偉等所撰訓蒙字會中廟朝崔世珍所為而方音已與今世不諧者多可知俗音之易變矣且萬方言語無不異者而唯笑音與兒啼夷夏無不同者蓋出於自然而無作為之事故也

謬誤

馬史言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註易無此語易緯有之又王充論衡註以為易之緯文是也小說云歐陽公求之易經而不得遂謂易非完書誤矣噫以歐公而於書有所未究況他人乎

韓退之子昶闇劣為集賢殿校理以史記金根車為誤悉改根為銀噫以昌黎之子而如此信乎父不得傳之子者也

世傳 世祖大王幸金剛山回至斷髮嶺欲祝髮群臣諫止云此說甚無稽朴思菴淳有詩曰薜蘿通御氣禽鳥識龍章俗語空多誤東巡是省方是矣按南孝溫遊金剛錄曰高麗太祖東征時登嶺斷髮掛樹以結緣云然則此非 世廟事盖僧徒附會而為說耳

宗廟祭大祝某不識 睿廟謚號襄悼大王讀為褭

倬大王世以爲笑

先王朝有臺官劾帥臣貪賄之狀曰火齊堆盤用古語也　先王下問我國其有火齊乎臺官語塞引嫌人臣告君之辭不可不審也

昔有一節度使於國恤慰箋中稱誠懽誠忭云云言者劾以不敬蓋武人不識字謬誤如此可笑

中朝頒曆用十月朔而我國冬至賀表多用頒朔之語恐未穩或言大明初以冬至頒曆而後用十月朔然則當初因此創爲是語而後人不察遂踏襲而用之歟

行者之稱出自禪家盖謂素食修行者而國俗謂奴僕之爲主持喪者爲行者其服亦倣僧衣用緇色可笑今士大夫家一從禮文奴僕並製喪服而猶稱行者或謂之行祭奴則非矣

東湖人謂讀書堂爲毒蛇堂漢江人謂狎鷗亭爲惡虎亭盖語訛所致而或言讀書堂下人憑藉作弊居人苦之故云云

凡遇父喪曰內憂曰外艱母喪曰外憂曰內艱而今俗或誤以父喪爲外憂母喪爲內憂至於近世文集中亦多誤用可笑

諧謔

說郛曰唐太宗時高崔嵬善弄帝令給事擦頭向水下良久問之答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爲亦來此帝大笑賞之云世傳 祖宗朝魚得江溺水拯出上問之對曰遇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底事來乃效之者也按弇州別集曰高崔嵬北齊文宣時人我逢暗主云云乃 皇明太祖時優人事云

昔劉伯龍歷位九卿貪寠尤甚將營什一之方有鬼在傍大笑又貧人辦得使瓮夜宿瓮中心計曰此

奚實之可辨二奚自二奚化而為四其利無窮遂
喜而舞不覺奚苑破云以此觀之凡人貧富得失皆
有定分不可以妄求者也

小說東坡遷黃岡京師盛傳仙去故其謝表云疾病
連年人或相傳其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是也頃歲許參判晉無恙而誤傳身死至出郎
報及朝公詣闕有吏迎拜於前曰令公身死事已
啓知矣公憮然而退一時傳笑

說郛曰王荊公戲摘經書中語作禽言謂燕子知之
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劉貢父對以鵓鴿云

觚不觚觚哉觚哉余謂蛙鳴去獨樂樂與衆樂樂孰樂以此作對則出於語孟似爲尤好

宋李廷彦百韻詩有曰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見者驚曰不意㐫禍重倂如此廷彦曰實無此事但屬對耳余謂今人有強作百韻二百韻者其能免此病者幾希

小說元至元間訛言將採童男女授韃靼爲奴婢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遑迫紛擾經十餘月乃息楯子達識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盃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唯有姮娥不嫁人

正德辛巳 武宗皇帝勅令我國選進女子士大夫家女不問貧富倉卒昏嫁殆盡會皇帝崩而止盖古今事同矣

世傳勸學詩曰小少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青紫貴皆是讀書人小說曰明御史馮徽以事謫戍遼東易此詩曰小少休勤學文章誤了身遼東三萬衛盡是讀書人盖文人多謫戍故言近世取士不以才藝唯以行賂借述而得故改之曰少小誰勤學文章未立身滿朝青紫貴不是讀書人可笑

小說云張錫作文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

者必曰出太平廣記蓋以其書世所罕也頃世有李惕者為人浮誕每自言諸書無不閱覽許鈞謂之曰木子心易亦嘗覽乎惕曰覽之熟矣木子即李心易即惕破字也聞者絶倒

有孔傾者性倜儻赴館試舉子五十一人只一人當屈孔傾負其能於初場不製而出曰孔傾豈見屈者乎中場又飲酒不製而出曰有終場在至終場其五十人相約辦酒食堅勸至醉傾怡然縱飲頹卧終日其五十人得第而傾獨屈焉後以使臣赴京於路傍稠人中行搜便譯官言恐為華人嘲笑

頎曰朝鮮孔頎誰知之者其豁達如此

尹僉知祈必時隨其父任光州屬乙卯倭變賊鋒將逼監司金澍跋馬向內地尹按轡馬前嗔目叱之曰公爲道主義不可避去監司遂勉留及事定金公每言吾向時不畏倭子唯畏尹其眼孔也

金典翰弘度氣豪夌物嘗曰孰義孰不義持平持不平爲臺官者聞之不悅竟被禍云

昔宗室某義鬚髯長尺許 成廟悅其儀表嘗引見賜予甚厚有一宗戚戲曰上寵君矣而但嫌長鬣耳其人即剪去之後命召至則乃一禿翁也 上

驚問其人吐實 上笑曰此子太無福不復召見遂怏怏以死

思齋摭言曰鄭士龍能於詩文而不治經術以應教每當進講蹙頞搔首曰寧受十度瘧疾不願逢一次經筵余謂以經筵進講比之於瘧疾其無謂甚矣夫以士龍之力於文詞而猶有此患况不及士龍而冒居論思之地者獨奈何哉

鄭湖陰為洪州牧使搆四達亭日以吟咏為事令民有訴必納生鵝方許聽理有一民及門而鵝死門者不納民入訴公猶不許黜之

申企齋長於文詞而短於吏才爲刑曹判書不能聽理罪囚多滯囹圄不能容乃啓請一瓦構獄間以處囚人時以爲笑又不解吏牘如牌字等文字亦用詩語曰官威提致非難事須趁東風二月來

林錦湖亨秀氣豪才俊爲吏曹佐郎時有一正郎撿下甚嚴値正郎出書其案曰憎憎此物孰豚胎生世偏長庵下才絶穀當年胡不死既經僉正又重來絶穀乃其實事云正郎入見大怒益加責罰曰詩則佳矣

李叅判澤以咨文點馬眷關西一妓携到臨津書負

吳繼男欲止而不得其妓將上舟繼男持楫逐之公無可奈何悵然與妓別去作詩曰咫尺臨津不得渡繼男真是薄情人

沈相國守慶有所眄於箕城作詩曰男兒一死終難免願作嬋娟洞裡塊嬋娟洞者乃西京諸妓所葬地也後為忠清監司學官權應仁客於清州作妓生歌謠曰人生適意無南北負作嬋娟洞裏塊公覽之大笑招應仁極加稱賞

朴判書啓賢晚年植稚松于庭客戲曰栽松作亭世皆笑之種此何為公戲曰我死擬作棺材客乃曰

其時我當為吊客有木工從傍進曰棺則小人願
造成之公大笑
成均館釋奠祭飮福以司諫院官員為主至於吏僕
亦盛饋盡醉乃已若官員有故則乃歸餽於其家
乃古風也姜承旨緖為正言時飮福醉歸其唱導
亦大醉撞見鍾樓報曰香亭子來矣公開眼孰視
曰此非香亭乃有屋轎也聞者捧腹
孫叅判軾性簡亮為啓文㸃馬自義州疾馳五日還
京金弘度以詩嘲之曰紅箭門前初下馬紫絨帳
裡暗呑聲統軍盤果無端撤浮碧繁華寧甬經艾

璞由来甘悻〻書負何事亦清〻龍灣此去無多路千里還成五日程盖公到黄州紅箭門聞牧使祗迎卽下馬又公新娵每夜思家歎息義州牧使邀宣教統軍亭則公怒撤去之回程時自甫川過平壤宿中和所章書負以公簡嚴言黙馬清〻書負亦清〻故云皆實事也交天使璞事見雜說

李洪男有辯才任叅議輔臣爲掌樂正時有子名克或謂克字不佳洪男曰樂正子名克何不佳之有聞者絶倒又簡姓人爲子求名洪男曰 名求隱字坐叟可也安姓人有賊産求名洪男名之曰 印法

羅姓人作新堂請額洪男以袍月堂名之其人初皆不覺後乃知其以方言作戲云

世傳昔有人漂到女國國人見其陽吐舌曰此甘蕉也恐其傷損褁以衣襟舁以彩轎進之于國王至尊貴矣然不數年病髓竭乃竊其船逃還本土云

李舍人瓊嗜酒飲量甚寬嘗船遊江上醉墮水中舡人救出之李大悔自誓飲不過三爵別造沙椀容五六升每三引而止人謂李瓊三盞其實數耗

趙斯文澄為文汗漫不事雕飾為慶尚都事巡經列邑題咏殆遍後申斯文義忠巡到一邑見其無懸

故書之曰壁間無拙句知趙不曾來

李參判俊民與具英俊相善具家富以酒食邀公日飲及英俊死公哭之曰吾酒甕破矣聞者齒冷

宋判府事費夫人性悍嘗因妬忌鎖公於別室經日不得出其壻李斯文覺從門隙問之公曰咄哉既入鎖室雖諸葛亮亦奈何壻曰若諸葛亮則初不入矣公大笑

柳參議祖訒性慈仁愛物而濶於事情嘗道遇一坎水涸其中有數十科斗公憫其將死畢以手巾行抵十里所遇深水投之科斗已死公悲之呪曰嗟

来料斗吾欲活爾之命而反致爾死非吾本心爾
尚知之又任伊川縣監民有生致一獐于官前公
不忍卽使放之獐騰踔而去繞出門吏人共殺而
啖之公不知也

吾東舊俗特重司馬同年視爲兄弟同年之子遇其
父同年則雖年少禮敬如其父有柳永謙永謹昆
季與其李粲中爲同閈交其父挽晩登司馬與李養
中同榜永謙貽書報其弟曰父主得司馬可喜但
與養中同年何以爲之聞者大噱

姜相國某持大體當事無甚可否恒捫其鼻故世稱

捫臭宰相時泮中有一儒生爲色掌每遇公事不能出議唯捫橫而已人謂捫橫色掌臭與橫相與掌皆同韻時稱的對

李鰲城退居鄉墅嘗微服遊淸平寺至昭陽江同舟少年輩不知爲相公也多所侵侮且詰其來由公辭曰聞此地名山水欲接托而來少年益驕傲背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來故移來者多致富你能來住則幸甚仍附耳相語曰此人鬢着玉圈子必是納粟堂上官也言訖揖之而去公戲作詩曰晩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

聞者捧腹

李鰲城少時屢擧不捷有落榜詩曰鵲者不來日已西渾家僮僕色悽々年々賚盡㙮中饌無復窓前聽曉雞蓋入㙮者以雞為饌故云鵲者用俗語也

成好善喜請談家在南麓嘗謂林子順曰吾家有怪石甚奇林請借觀好善諾之林乃送健僕來取好善指南山蚕頭曰此吾家怪石也爾有力則可取去其僕不顧而走

安正郞重吉不解漢語天將出來時為接伴官天兵問曰你父親有麼安答曰多々有了天兵拊掌大

笑

有韓生譓者善諧謔其妻曰丘氏人嘲之曰爾妻登山為岳登廁為兵逢鳥為鳩生大詘不能答

柳甲與楊乙以門地相矜甲謂乙曰古人以柳為尊故曰楊柳之楊起者楊乃柳之孼屬也乙謂甲曰世之言者先楊而後柳不曰柳楊而曰楊柳々即楊之支庶也及後爭詰傍有客兩觧之曰夫楊柳者橫植倒植而皆生又必就卑濕地所性同也雖皆謂之賤産可矣二人笑而止

明昇後裔有為錄事者憤々不任事有一宰相憫之

謂曰明皇帝雖得天下至今身其亡必矣聞者捧腹
金斯文譯龍鬚髯極盛而鬢髮殆半白矣為天將擬
伴官唐人教以烏鬚之方以藥水染之白變而為
紺碧色儼然一鬼狀見者驚駭遂不敢出門蓋唐
人戲之也

頃年冬日氣甚溫人皆憂其時候失節有一書生詣
相臣家謁曰小儒衣薄賴相公厚德善於燮理經
冬暄暖所賜大矣第恐盛夏反寒不免着冬衣耳相
臣大笑

余嘗遇南參判以信於途余馬鈍甚行輒後焉南公

顧余曰公馬何遲也余以詩戲答曰我馬如牛君馬駿君行何疾我何遲休將快鈍論優劣畢竟須看致遠時蓋余於甲午年爲右承旨時南公爲註書越三年丁酉以左承旨再入政院則南公已爲右承旨未久南公陞亞卿而余尙在前職故云後十餘年余陞亞卿則南公已卒矣不覺感歎

白玉峯有詩名嘗薄遊公山主倅宿戒供具出迎于五里亭妓輩皆盛粧以待及白公至則乃一布衣儀觀埋沒不足以動人相與冷笑妓有一人曰今見白公乃釣龍臺也聞者大噱蓋釣龍臺雖稱勝

地實無可觀故云

或者曰白髮花林所惡而用於詩則新富貴世情所喜而入於詩則陋人以為名言

金同知玄成號南窓律身清苦所至有氷蘗聲而吏幹非其所長嘗莅某邑有一生以書嘲之曰愛民如子而閭境嗷嗷秋毫不犯而官庫板蕩公聞之大笑曰是我實蹟也不以為忤

尹繼善於龍灣眷一娃臨別有詩曰聘高箕院無佳麗膓斷龍灣有別離仍剪其髮以贈之余戲謂宜改膓斷龍灣為斷髮龍灣申判書點聞之曰此斷

髮文臣聞者大噱

朱之蕃天使為詩浩汗不事精鍊而飲量甚寬其遊蚕頭詩押泓字人戲之曰浩々詞源同鄭協悏々酒量似俞泓盖俞議政泓善飲鄭叅判協詩務多而神速故也鄭公聞而愠曰何以比余於朱天使耶人答曰然則換作酒量悏々同鄭協詞源浩々似俞泓盖謂鄭善飲而俞亦喜詩而不甚工也聞者齒冷

進士壯元鄭安赴監試會試時講家禮哭無時章試官問其義對曰無哭臨之時也試官莫不絕倒後

有人其親死而初喪不聞哭聲客戲之曰此用鄭安家禮也聞者大笑

昔有一將官畏妻者以爲天下之貞男莫我若也欲試諸人乃植青白兩旗於庭令曰貞男者赴青旗非貞男者赴白旗於是軍中或左或右有一卒獨中立不動恠而問之對曰卒妻嘗戒卒曰男子衆會則必談及女色愼無往也故不敢違耳將官乃下庭挽而上座曰今日之事爾爲將矣

濟州爲海中絶島風濤甚險行者憚之昔有人爲州官將之任者臨別出游其友慰解之曰倘遇好風

則漂至安國爲王配匹何至涕泣耶其人笑而止
頃年建夷搆亂而寧邊軍器庫失火燒盡朝廷行文
于本道方伯有曰當此西鄙可虞之日有此回祿
之變極爲驚愕云云方伯見之不省回祿爲何語
意謂是北虜名也問都事不知問營吏不知問庶
尹判官皆不知乃曰西警如此又有北鄙之變國
事不幸莫甚吁嗟不已數日一校生謁曰回祿指
火災也方伯問何以知之對曰嘗見鄉校火災慰
安祭文有回祿之語故知之聞者失笑

有申姓人得儒將薦韓柳川浚謙戲曰辛不合嘗蓋

中興卒將典醬 同音故云其人聞之不悅

有權涀者不善屬文而喜作詩嘗與客宴集酒半權遍成一句曰梨花風雨月分明余戲之曰今無雨而曰雨旣晶而曰月分明何耶權愧屈余曰以古詩寒食月明雨觀之亦不妨座中大哄後權不復言詩矣

有肥大人朝短小者曰着笠難着是穿靴已沒頭路逢牛跡水欲渡芥爲舟短小者嘲肥大者曰上馬即無脚入門先打頭燃臍堪作燭則是可撑舟又一人頭旋是之蹇人有譏之曰亂擧高低是之跱搖南

此頭非風亦非醉平地似乘舟

昔有偷人膝甲而不知所用乃貼額上而出人笑之故今謂竊取他人文字而誤用者爲膝甲賊云

古今名喻曰人有好利者入市區遇物即攫之以去傍有嗤之者人曰世間人好利更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日豈不賢於彼哉余意是人無乃滑稽之徒歟世之好利者聞此言宜知愧矣

俗傳人有暴亡者鬼卒押赴陰司宜王按簿曰此人不應死可遣還仍謂其人曰汝錯誤至此如有所

欲我爲成之其人劃以得佳山美水使衣食豊足一生安樂他無所願也冥王大笑曰若如爾言我自爲之不以假汝官位可得此則不可得也由是觀之素封之貴貴於人爵鬼神亦不能得之況人可以力取乎哉

有士人畜一妻一妾而摘白鬚者妾拔白唯謹而妻惡其欲媚於妾也去其黑者一朝白黑俱盡儼一老婆經歲不敢出焉

有俞生某者年踰彊仕不成一名常欝欝不得志一日出遇達官行辟而至騶從甚盛生蒼黃奔避隱

身墻壁間竊視則少時伴也乃慨然曰我與彼同是閥閱而才德名位何相越如是彼則顯榮而我乃窮困不勝憤憤既而自觧曰今世之愛妻宜莫若我者彼雖官盛如許其愛妻豈勝於我哉聞者絶倒

京城有一賤男子娶婦々家富而貌醜既昏翌日婦當往謁舅姑其父母嫌其女醜隣居一寡嫗有女貌美而家貧未嫁意欲請其女以代召寡嫗謀之嫗肯諾留舅姑見其女美大懽喜享給禮物強使留宿女不敢違留數日與婿相歡愛婿反踈本婦其

父母乃大悔呈訟于刑部願離異部官以業已成婦許兩歸之其人一朝而得二妻回富女之財宿美女之室以豪侈聞於鄉里時以為異談

有一醫與僧巫同舟而濟者中流遇風舟幾覆舟中人蒼黃失措僧即稱阿彌陀佛巫亦稱我王萬壽醫則唯連呼理中湯而已既風定獲濟衆詰其由醫荅曰凡腹不平用理中湯乃醫家救急方也盖方言腹與舟同音故云人皆捧腹

世傳高麗太祖以木州人屢叛以以畜賜姓後改象為尚改豚為頓改犬為太有人以此嘲姓太者姓

太者怒曰爾之以犬爲太何所據乎其人曰俗謂太宗爲犬宗是其證也姓太者默然蓋俗呼黃豆爲太故云

士人有私其奴妻者其姪知之而不敢言問其叔曰凡人之慾食與色孰重叔曰食慾重姪曰否色慾重叔曰爾何以知色慾重乎姪曰叔也不以某奴之妻爲汚而狎之若某奴之餕餘則必不屑食矣以此知之聞者大噱

古書謂虎爲山君鼠爲社君人有言之曰以虎爲山君則宜以猫爲家君又有人稱鼠曰舍君蓋不知

舍字之為社字也世笑其妄發

有柳生渾者讀孟子三千遍而不能觧蒙嘗與人書稱其生父為先君又醫官金某其父出外而其祖毋死為書告訃於其父曰家中無事但祖母身死可恨聞者絶倒

昔有金生某字國幹者與其女僕私焉一日相約會于密地隣居士人知之乃先往隱身林木中少選生與婢携酒果至生即執婢欲犯之婢固請先食而後犯相持久之士人呼曰國幹國幹君何固執不聽婢言乎生與婢驚愧棄之而走士人遂盡喫

酒果而迯俗謂固滯者為國幹出於此云

楊根有黃生者頗讀經史聞天地開闢之説常以為憂殆成心疾人謂之迂生嘗獨處一室不意風雨暴至霹靂交作家後大山崩墜聲振天地生荒忙走出見天地暗黑不卞咫尺如混沌未判生益懼謂是天地開闢之會曰自解日開闢之際人物消盡而我今得脫古者天皇氏生於人物未生之前故得為天皇氏我當作天皇氏無疑又自念在古天皇氏時未有文字我則能解文字當勝於古之天皇氏矣心竊喜華及天明劃然開霽則天地山

川一無變遷獨其家舍爲山水頹壓基址不復尋
矣生於是愕然自失隣里皆來慰生生具道夜間
事如此聞者莫不絶倒遂呼生爲天黄氏云
松窩雜說云中原七家嶺之西五里許高峯之上有
墓名曰幻爺山譯者言昔有人生子不順言東則
向西問北則指南使之採薪則負石而來使之取
水則東火而至其父病且死囑其子曰死必葬我
於高峯之上蓋欲得平地而葬故反言之其子乃
曰臨死之言不可不從乃葬于此以其變幻其父
之旨故名與古之狠子後其父將絶之言葬父於

水中築沙爲瑩者同矣余意今俗罵人必曰幻爺之子㨾以此也

芝峯類說卷十六